

澹台镜◎著

第五 播音室

② 密杀令

2013 年度经典悬疑大作，惊心动魄的电波背后，
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

天涯社区 重磅推荐，数千万粉丝翘首以待，《第五播音室2》再度出击！

作家那多/莫争/导演李斌 联袂推荐

澹台镜◎著

第五 播音室

② 密杀令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五播音室. 2, 密杀令/澹台镜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3

ISBN 978 - 7 - 5104 - 3880 - 6

I. ①第… II. ①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1496 号

第五播音室 2 密杀令

策 划: 李 锋 作 者: 澹台镜

责任编辑: 靳丽霞 特约编辑: 于建梅 李 丽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马正琴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http://www.nwp.cn)

[http: //www. newworld-press. 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 com. cn](mailto: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mm × 960mm 1/16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16.5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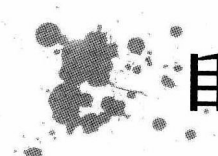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 - 7 - 5104 - 3880 - 6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录

1. 骷髅头	1
2. 冤魂山	10
3. 冷漠心	20
4. 一枚戒指	29
5. 意外之人	38
6. 死人复活	46
7. 移动空间	55
8. 诡异密道	64
9. 水晶尸棺	72
10. 致命要挟	80
11. 诡异电波	89
12. 蓝色妖姬	97
13. 危险信号	105
14. 密杀令	114
15. 车内惊魂	123

目录



16. 奇怪器皿	132
17. 诡异蛊术	141
18. 催眠师	150
19. 壬寅宫变	159
20. 龙凤墨玉	168
21. 离奇身世	177
22. 封存记忆	185
23. 孽缘	193
24. 特殊客人	199
25. 收留	206
26. 重逢	215
27. 壁炉内的秘密	223
28. 咒怨	234
29. 血瞳	243
30. 鬼屋	252

1. 骷髅头

楼梯里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冷箭带着小梅，还有几名警察赶了过来。十分钟前，他们接到邻居报警，说小区可能进了劫匪，希望他们快点过来。今晚正好是冷箭值班，当他听到蓝月小区时，立即明白过来，这是夏桐居住的地方。

这几天，案子没有丝毫进展，在沙市档案室，小梅也没查到有关民国时期记载的任何宝物，更没有记载蒋介石逃离台湾时，蓝衣社是否真的为他寻到一件宝物。案件扑朔迷离起来，这几天冷箭陷入被动之中，办案十几年，第一次出现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并且内心有种莫名其妙的悸动。

冷箭在两天前就联系夏桐，想再核实一些情况，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夏桐手机一直联系不上，说此用户不在服务区。电话打到电台，却被告知这两天她请假了没有来上班，晚上的节目也由一名叫牧也的主持人替代了，夏桐好像凭空消失了。

职业的敏感让冷箭感到一丝丝不安，他吩咐小梅，24 小时监控夏桐的手机，如果有情况，及时汇报。

原来，夏桐婆婆大声喊叫的声音惊醒了对门邻居，夏桐一家刚刚搬来不久，所以和邻居们都不太熟悉，又是在深更半夜，邻居听到喊

叫也不敢贸然开门，以为他们房间里进了歹徒，这才慌忙拨通了110电话，让他们赶紧过来看看。

冷箭得到讯息，带着警员马不停蹄地赶到蓝月小区。刚到楼梯口，就发现夏桐家房门大开，整个楼道里只有大家急促的脚步声，并没有听到任何呼救的声音，冷箭正纳闷的时候，一行人已经到了房屋门口，向里一看，大家倒吸一口凉气。

客厅里的情况甚是诡异，一名老妇人全身支离破碎，肩膀和大腿处翻着血红的皮肉，似乎成了一个血人，身体被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紧紧抱着，女人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白色的裙子上沾满了污秽。更令人诧异的是，旁边有一只巨大的灵缇犬歪倒在一旁，它的头已经被砸得稀巴烂，脑浆流了出来，眼睛暴突，耳朵和嘴里也流出了鲜血。

小梅吓坏了，慌忙捂住了自己的嘴，有几名年轻的警员则后退了好几步，冷箭稍一迟疑几步跨到厅里，慌忙用手去探老妇人的鼻翼，竟然还有微弱的呼吸，冷箭大喜，朝身后的警员大喝一声：“都愣着干什么！快过来救人！”

警员们顿时反应过来，大家这才冲进客厅，手忙脚乱地把那名老妇人抬起来，夏桐似乎刚反应过来，她猛地抬起头，嘶哑着嗓子喊：“不要动我婆婆，不要动，都是我害死了她，都是我……”

冷箭这才看清，眼前的人竟然是夏桐，来不及细问，冷箭只是沉声说道：“你婆婆还没有死，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急救。”听了这话，夏桐回过神来，她怔怔地问道：“她，她还没死……没死？快，快送医院，快啊！”声音立即变得急促，并且有些颤抖。

冷箭吩咐小梅：“你带着两名队员立即把她送到医院急救，我们随后就到。”小梅点点头，让其中一名警员背着夏桐婆婆，几个人急匆匆先走了。

夏桐眼睛里全是泪水，她失魂落魄地喊着：“我也去，我也去……”

冷箭把夏桐扶起来，声音有些严厉：“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出去吗？”夏桐一愣，低头一看，自己的白色裙子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刚从大峰山回来，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衣服破了好几处，并且还血迹

斑斑。

刚才的花瓶碎了一地，自己的胳膊、腿上划了几个大口子，自己身上的血，婆婆身上的血，还有灵缇犬的血，全都汇集在一起，身上到处都是红色，看着触目惊心。鞋子丢了一只，脚踝处还扎了一块玻璃碴儿，缓过神来，才感觉到钻心的疼痛。

自己看起来和女鬼差不多，如果这会到医院，肯定会把别人吓得四散而逃，想到这里，夏桐一瘸一拐地走到沙发旁边，先把脚上的玻璃碴儿拔下来扔到一边，缓缓心神环顾四周，看着满屋的狼藉不堪，夏桐的泪水又流了出来。

短短几天时间，家里接连不断地发生事情，丈夫到现在查无音讯，这种无助和悲伤对于她来说，的确是不小的打击。冷箭叹口气，缓缓说道：“我一定会查清一切，这样，你先去洗把脸，然后换件衣服，我们先去医院，路上，你再给我说说具体的情况。”

夏桐漠然地点点头，她用手臂撑在沙发上，费力地站起身子，冷箭向前扶了她一把，夏桐蹒跚着向屋里走去。

房间门关上了，旁边一名警员小声说道：“头，这灵缇犬怎么会突然攻击起人来了？”冷箭摇摇头，他也想知道答案，是什么情况导致宠物失去了理智。

他朝地上仔细看去，血迹是顺着左边的房门拖过来的，她应该是在门口遭到了灵缇犬的攻击，然后下意识地向外跑，可刚转了身，就被狗扑倒在地上，之后，身体在瞬间被撕烂，人倒在地上，求生的欲望让她不由自主地向外爬去，所以地上才拖出一条模糊的血迹。

冷箭见过各种各样的死亡现场，可类似于这样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冷箭皱着眉，顺着血迹继续向里边走，刚到门口他却愣住了，在床铺的边缘处竟看到一个骷髅头，没有丝毫防备，身体忍不住僵了一下，身后的小警察却惊得说不出话来：“头，这，这怎么回事？”

冷箭摆摆手，小警察慌忙噤了声，他轻轻走向前去，戴上手套，弯腰把头骨拿起来。这的确是人的头骨，只是上边没了一点皮肉，眼眶处有两个深色的窟窿，嘴巴和颧骨突出，再仔细看，头骨上却有很

多咬痕，咬痕都比较深，应该是利齿咬的。他稍一沉吟，将那块头骨交给身后的警察：“司徒，你拿着这块头骨赶紧回警局化验，然后再把客厅里的那只狗一起带回警局，灵缇犬胃里有什么东西，一起化验。”

司徒有些迟疑，不敢去接那个头骨，冷箭缓缓道：“怎么，你这名警校的高材生还怕骨头吗？”

司徒脸红了一下，没吱声。

司徒，25岁，刚刚从警校毕业，他父亲是省公安厅的局长，为了让儿子从基础做起，所以警校刚毕业就被安排到了冷箭身旁，让司徒跟着冷箭多学习，为以后打好基础。

司徒从小一直养尊处优，进警校也是遵照父亲的意愿，而这次到冷箭身旁工作，他也是不太乐意，所有的事情都被爸爸安排好了，司徒感到一丝郁闷。他喜欢的工作是摄影，今生恐怕不能圆梦了，天天和死人打交道，他感到恶心，并且极其不舒服。

今天刚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为了不怕别人笑话，这才忍着没表现出来，这会冷箭又拿着一个骷髅头递给自己，司徒的确不敢去接。

不过听到冷箭讥讽他，这让司徒很受不了，他狠狠心接过头骨，嘴里还嘟囔着：“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块骨头吗？”说着话，拿着头骨就出了奶奶房间，招呼另外一名警察，把地上的贝贝也一起拖了出去。

冷箭环顾四周，这间房布置得非常简单，中间是一张床，靠墙的一侧摆着柜子，床头处还放着一张矮桌，其他的就再也看不到一物。向墙上看去，上边挂着一幅黑白照片，是个老太太，应该是死去的那个奶奶。

老太太慈眉善目地正在笑，看年龄的确很大了，据说将近90岁高龄了，冷箭叹口气，她在天有灵，知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她守了半辈子的秘密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却没想到招来了杀身之祸，唉……

房间不大，的确没什么看头，冷箭正欲转身的时候，又看了看那张床，这张床不是标准的双人床也不像单人床，似乎尺寸有些怪，他

不禁走过去，又仔细看了看，摸了摸粗糙的纹理，这木头透着古朴和凝重，床应该是手工打造的，不像是从家具市场买的。

冷箭稍一沉凝，掀开了床铺的褥单，低头看去，床下是空心的，空荡荡的空无一物，刚想挪开视线，却发现了一样东西，闪闪的，冷箭弯腰进去捡出来。原来是枚戒指，好像是金的，闪着光亮，冷箭的眸子一闪，拿出证物袋，轻轻放进去。

冷箭又看了几眼，这就出了房间，来到厅外看到满地的血迹，吩咐旁边的一名警察：“找个拖把，将地上弄干净。”

警察点点头，把地上的碎玻璃全都收拾好，又把血迹都抹干净，等一切都收拾完了，夏桐正好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厅外恢复了正常，夏桐微微一怔，随即向冷箭投去感激的眼神。

夏桐换了一身衣服，下身穿了一件牛仔裤，上身穿了一件短袖衬衫，头发束起来，随意在脑后扎了个马尾，与刚才的感觉完全不同，这会儿看起来清爽、舒适了很多。

夏桐的语气有些低沉：“冷队长，不知道婆婆怎么样了，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冷箭有些迟疑：“你的脚没事吧？”夏桐凄惨一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和死相比，幸运多了。”冷箭愕然，还记得第一次见夏桐的时候，她青春焕发，衣着合体，透着高雅的秀气，这才短短几天时间，竟然改变了这么多。

冷箭不再问，他招呼另外一名警察向门外走去，夏桐走到门口，却又转身向厅里看去，刚才的血腥历历在目，血迹虽然抹没了，可那影像却深刻在脑海中，夏桐不禁感到一阵眩晕，冷箭慌忙扶住她的身体，夏桐摇摇头，轻轻推开冷箭，然后将房门关上。

三人下楼梯，谁也不说话，夏桐的脚受了伤，所以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她扶着楼梯把手，每下一步，她的眉头就皱一下，有种钻心的疼痛。

到了楼下，小警察打开车门扶着夏桐上车，随后冷箭也跟着上去，小警察走到前边开车，警车迅速向沙市医院而去。

夜色更加深沉，刚才天上明明闪着几颗星星，现在似乎全都躲了起来，天上乌黑一片，难道又要下雨吗？夏桐想起大峰山，想起那些死去的人，此时似乎已经过了一万年，记忆竟然有些模糊，有些遥远，却又历历在目，让人不能忘却。

冷箭有满肚子的疑问，他想知道夏桐这两天的行踪，他想了解今晚到底是什么情况，他还想知道那枚戒指是谁的。可夏桐沉默着没有开口，她今晚受了很大刺激，也许现在还不是询问的时候，冷箭没有开口，他在等着。

已经开出了小区，并进入沙市繁华的中心街道，街道两旁的霓虹灯随着车窗照进来，闪在夏桐姣好的脸上，她的五官非常精致，大大的眼睛，小巧的嘴巴，高挺的鼻子，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只是被红色的灯光扫在脸上，感觉苍白没有血色，微颤的眼眸，犹如一尊美丽的雕塑，沉静地坐在车座上，身体随着车子的晃动而来回摇摆。

正在冷箭打算明天再问的时候，夏桐突然开了口：“有烟吗？”冷箭一愣，随即回过神来，他抽烟，烟就放在口袋里，听到夏桐问，他抽出一根烟，和打火机一起递过去。

夏桐颤抖着双手几次才把那根烟点燃，脸朝着窗外猛吸了一口，这是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抽烟，所有人都不知道她会抽烟，甚至连丈夫都不知道。夏桐喜欢在午夜抽烟，斜靠在床上，透过薄薄的烟雾能驱逐心中的烦恼，可现在，她顾不了许多，心情压抑得难受，她需要一根烟，需要有东西能驱散心中的战栗。

双手夹着烟丝，透出一袭烟雾，她的眼睛眯起来，似乎在回忆。

良久之后，夏桐缓缓开了口：“冷队长，我这两天经历了无数死亡，并且看着熟悉的人慢慢死在眼前，这，这将是一辈子的噩梦……”

“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夏桐叹口气：“我们去了大峰山，可是，却经历了一次次的生死考验，死了两名司机，还有，还有质检部的徐处也死了。”夏桐的眸子黯淡下来，肩膀在颤抖，似乎不愿意再次回忆。

听到这个消息，冷箭大吃一惊，他更加疑惑地望着夏桐，希望她

能说得详细点。夏桐缓缓开口，如何去的北京，又如何和众多的人去了大峰山的古泉山庄，又遭遇到了什么古怪的事情，夏桐一股脑儿地说出来，一点一滴，犹如放电影般，全都呈现在冷箭面前。

冷箭越听越离奇，并且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这是自己从未听过的事情，如果不是夏桐亲身经历，并亲口说出，他肯定以为这是在讲鬼故事，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等夏桐全部说完，她手里的烟也燃到了尽头，夏桐甩甩自己的头，声音里有了哽咽：“刚回到家却看到婆婆遭受这样的不幸，都怪我，如果我陪着就不会出事了。”夏桐还在自责，冷箭沉默不语。

“龙叔说钟念祖临死时写的是鬼市？”冷箭沉默良久，终于忍不住问道。

夏桐的眸子迷茫起来：“这个鬼市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啊，婆婆最后说的两个字也是鬼市。”都是鬼市，到底藏着什么玄机，鬼市真的是指北京的潘家园吗？还有，夏桐所描述的那些“女体”，还有日本乐人，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到底是什么人，想置他们于死地？冷箭眉毛一拧，陷入了沉思。

片刻之后，冷箭反应过来，并打通了小梅的手机，问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小梅说老太太已经送到急救室抢救，现在正在手术。

约20分钟后，警车开到了沙市中心医院。

小梅慌忙迎过来，指指旁边的手术室，悄声说道：“还在手术，情况还不知道。”

冷箭点点头，对着小梅轻声说道：“这样，你先陪着夏小姐，我组织警员要连夜赶往大峰山，那里有人命案。”

小梅惊讶：“大峰山？”

冷箭点点头，小梅有些诧异：“那地方很偏僻啊，怎么会有人命案。”

“来不及和你细说，你先好好陪着夏小姐，她情绪非常不好，不要再出什么乱子，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电话。”小梅点点头，冷箭转身离去。

扶着夏桐坐到旁边的凳子上，小梅有些怜惜：“梧桐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

夏桐摇摇头，眼角的泪水缓缓滑落，小梅见此，不好再问，慌忙噤了声。

看到夏桐的脸色苍白，身体弱不禁风，此时双肩微微颤抖，令人心疼，小梅轻声问道：“梧桐姐姐，要不打电话找个人陪陪你吧，你身体上都是伤，也需要找医生看看，如果化脓了，会落下疤痕的。”夏桐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胳膊，上边伤痕累累，灯光下，显得异常刺眼。

是啊，自己感觉好累，身体好累，心好累，好想找个人大哭一场，想到这里，夏桐借过小梅的手机，拨通了一串熟悉的号码，电话很快接通，里边传来一个女生的声音：“喂，您好，请问哪位？”

“是我。”夏桐的头向后靠了靠，有气无力地说。

“桐桐？”对方显得很惊讶。

“嗯，是我。”

“你，你的声音怎么哑了，这两天给你打电话都联系不上，你跑到哪里去了？”对方显得很焦急。

“我现在在医院。”

“天啊，你生病了吗？在什么医院，我马上去看你。”对方的声音变得异常焦急起来。

“中心医院。”

医院里极其安静，手术还在继续着，夏桐放下电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小梅感到了她的紧张，慌忙揽一下她的肩膀：“放心吧，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

夏桐嘴里默默念叨着：“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但愿如此吧。”

就在这时，听到一阵高跟鞋的急促声，在寂静的大厅里显得尤为醒目，循声望去，从远处急匆匆跑过来一名女孩，她身穿一件高领的无袖紧身小衫，下身穿着一条铅笔裤，修长的身段一览无余，瓜子脸，精致的五官令人赏心悦目。不过，水汪汪的一双大眼睛里却含着焦急，

她急匆匆地向这边走来，是佳佳，夏桐最好的朋友和死党。

佳佳走到近前，还没等夏桐说话，她就惊诧地喊道：“你，你这是怎么了？这胳膊上，还有脸怎么都受伤了？”过于惊讶，她的声音有些微微颤抖。

看到好朋友来了，夏桐这几天的苦闷一下得到宣泄，她没有回答佳佳的问题，而是站起来紧紧抱住佳佳，扶在她的肩膀上“嚤嚤”哭了起来，佳佳不知所措，她搂住夏桐，忙不迭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夏桐就是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好半天之后，夏桐终于平静下来，佳佳扶着她坐回凳子上，这才看到旁边还有一名警察，正迟疑的时候，小梅简短做了介绍，并说了今晚的事情，夏桐的婆婆正在里边手术。佳佳慌忙捂住自己的嘴，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正当这时，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夏桐一个激灵反应过来，踉跄走过去，颤声问道：“医生，怎么样了，我婆婆怎么样了？”

医生先是轻轻摇摇头，过了一会才说道：“全身上下约25处被狗的牙齿撕裂，出现大量失血，休克导致昏迷，虽然我们极力抢救，但也终究无回天之力，人现在还是昏迷状态，至于什么时候醒，这个还不好说。”

夏桐听到这里，吓得后退几步，她不相信地问道：“那会是几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醒？”医生的声音有些低沉：“也许会几天，也许会几个月，也许一辈子都不会醒了。”

小梅忍不住插嘴：“这……难道成了植物人？”

医生点点头：“她的大脑皮层功能严重损害，所以处于不可逆的深昏迷状态，并丧失意识活动，只是皮质下中枢可维持自主呼吸运动和心跳，所以，如果醒不过来，那就会成为植物人，只是这名患者的皮肤组织受到严重伤害，如果要维持性命，以后还要靠药物延缓。”

“啊！”

随着一声惊呼，小梅和佳佳循声望去，发现夏桐已经昏倒在地上。

2. 冤魂山

一行人狼狈不堪，约半小时后，终于在公路上截了一辆大巴车，他们一个小时后返回到沙市。龙叔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到沙市后一刻也没耽误，和胡腾一起回了北京的潘家园，烟右霖和安祥暂时回到太时集团，夏桐和刘局暂时回家，大家到沙市后各奔东西。

太时集团，董事长办公室。

“祥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妈的，这次连命都差点扔山里了。”烟右霖此时已经换好了衣服，手拿雪茄，站在落地窗前大发雷霆。

安祥哭丧个脸，声音发颤：“烟叔，我也不知道哇，我怎么会知道出这档子事，否则打死我也不敢订那里吃饭啊。”说完这话，他抬头看看烟右霖的脸色，片刻之后，又小心翼翼地说道：“董事长，我看事情有些蹊跷，明摆着这是早有预谋的，也许有人在算计我们。”

烟右霖的眸子一闪：“难道那件事情被人知道了？”

安祥疑惑：“应该不会啊，这事绝对绝密，我谁也没告诉，旁人不可能知道哇。”

烟右霖摇摇头：“我看这伙人不简单，这次竟然想置我们于死地，然后他们坐收渔翁之利，好歹毒啊，看来……我们以后要万分小心才是。”他的语气里透着担忧。

片刻之后，他的语气缓和下来：“祥子，刚才我有些着急，你别介意。”

安祥笑笑表示没事，之后眼珠子一转：“董事长，难道是有人勾结日本人，也想窥探……”

烟右霖摆摆手，安祥慌忙噤了声，他轻声说道：“这件事情绝密，以后提起一定要谨慎。”

“嗯。”安祥慌忙点点头。

烟右霖叹口气：“唉，我们这件事能否完成，还要龙叔的鼎力相助才行啊，这次大峰山一行，我看出那人的确有些本事，如果能拉他入伙，不愁大事不成啊。”

“董事长，这话说得是没错，可听说龙叔古怪得很，尤其是思想还很迂腐，据说，他最恨的就是国宝流落到海外，这恐怕有些难度……”

“笨蛋，这不都事在人为嘛，你一定要盯紧龙叔，让小飞也盯紧，对了，让她尽快和龙叔混在一起，英雄难过美人关，自古以来都是如此，让小飞使出浑身解数，也要把龙叔拉到她的怀中……”想到这里，烟右霖一阵冷笑。

安祥也趁机奉承道：“还是董事长运筹帷幄，我明白了，会督促小飞尽快行动。”

安祥眉头突然一皱：“董事长，最近沙市好像不太平啊，听说一时间死了好几个人，其中还包括陈旭。”

烟右霖眸子一闪：“陈旭……陈旭也死了。”目光低沉下来，他狠狠地吸了一口雪茄，吐出眼圈后，对着窗外环视良久，这才轻轻转过身体：“半个世纪前，为了这东西，老蒋死了 3000 多精锐，现在也许才刚刚开始啊……”

安祥心有余悸：“那，那咱们会不会受到牵连啊。”

听到这里，烟右霖白他一眼，愠怒道：“看你没出息的样，数钱的时候怎么不嫌多啊！”

安祥尴尬，讪笑两声：“钱，固然重要，可要是没了命，这钱再多也不能花了。”

烟右霖拍拍安祥的肩膀：“祥子，你说得对，钱再多也是给活人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只要这次成功了，你知道吗，那钱多得数都数不过来，无价之宝啊，我们的儿子、孙子、重孙子……几十代都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多少辈子都花不完，我们还可以扩建集团公司，产业做到全世界，说不定我们也可以坐上世界富翁排行榜啊。”

烟右霖这段话对安祥极具诱惑力，他顿时喜笑颜开，声音也变了调：“烟叔，我跟了您十几年，从默默无闻的一名小子变成太时的副总，现在又开始了新的命运转机，我对您，对您是感激不尽，这辈子都无法报答啊。”

烟右霖笑笑：“祥子，你说这话就客气了，我们都是兄弟，说这些做什么，你好好做事，只要记住一句话，跟着我是不会吃亏的。”

安祥慌忙点点头。

烟右霖转念一想：“不过你说得对，钱虽然重要，我们的性命更重要，祥子，刚才你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随即，烟右霖有些扬扬自得：“所以，我当初的安排是多么明智，凡是和那东西有接触的，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掺和，你放心，即使上身，也找不到你我身上。至于其他人嘛，他们为了钱宁愿不要命，死多少和我们也没有关系了。”烟右霖的话里透着冰冷，让人身体一颤，安祥拂过一丝不安。

烟右霖转过头，看安祥还在愣着，又微笑着说道：“我们只要确保万无一失就行啊，美国那方面怎么样了？”

安祥点点头：“一直在催促我们快点，不过他们好像请了世界级的鉴定专家。”

烟右霖的眼睛沉静如水：“是啊，这可是牵扯巨大，所以，到时候我们也要辨别真伪啊，如果是个赝品，这损失可不是一点两点，而是我们的身家性命。”

安祥点点头，烟右霖又抽了几口雪茄，并坐回到椅子上，眼睛微微闭起来，安祥识趣地轻轻退出去，并将房门带上。

冷箭从医院出来后，迅速赶回警局并组织警力连夜赶往大峰山，